

絹爵關內侯

弋仲諫用祖約晉書

姚弋仲仕趙主石勒時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

續咸諫石勒營宮晉書

續咸仕石勒為廷尉石勒將營鄴宮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

終當縶之耳且勒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稱百斛

符洪諫奢酷晉書

符洪字廣世仕後趙主石季龍拜冠軍將軍時季龍大修宮室造獵車千乘奢縱無度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著玉柱截脰剖心脯賢剝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脩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

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李績字伯陽諫晉書

李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後趙主石季龍親征段逆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關季龍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通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

王仲德諫遷都南史

王懿字仲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

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宋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

興宗諫武射雉南史

蔡興宗孝武帝時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侍他辰上大怒遣下車由是失旨

沈懷文諫厚宗親南史

沈懷文字思明宋孝武大明年間為侍中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顛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懷文又固請不可由是得息

袁顛直言諫帝南史

袁顛宋孝武帝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顛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顛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顛慶之亦懷其德

瑁之諫得賢為寶南史

劉琨之為竟陵王誣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園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怛然不悅

張邵諫儲貳不可出南史

張邵字茂宗宋武帝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運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後世以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外諫世子竟不行

玄謨忠諫少帝南史

王玄謨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宋孝武崩與群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徒青翼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

僧靜諫討子響南史

戴僧靜齊武帝永明年間為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范雲諫女寵妨政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袁廓之以樂諷諫南史

袁廓之字思立及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初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立是簫韶柰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袁昂請立嫡系南史

袁昂字千里汝南武帝天監十五年為尚書令時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太子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

太子諫止漕役南史

梁武帝普通中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山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興信義三縣人丁就役太子蕭綽上疏曰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

訪為人盡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  
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

孔奐涕泣諫帝南史

孔奐字休文陳文帝即位除為御史中丞文帝不豫臺閣事事  
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  
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  
三方鼎峙宜法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  
奐乃流涕歔歔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父皇太子春  
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  
卿乃用奐為太子詹事

毛喜言後主過失南史

毛喜字伯武陳宣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

國松室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並見從自明徹敗後  
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一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  
親重喜乃言無迴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  
宴喜嘗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踈遠及被始興王  
劾創愈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  
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  
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  
阻我權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  
謝賜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緯象  
之曰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  
人寧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  
吏安之

袁憲規諫南史

袁憲字德章陳後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悔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頓首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後主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

張白澤諫免一城人死北史

張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魏獻文帝時除殿中中書令事甚見寵任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太和初冀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

人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况一州后從之乃止

普惠諫后父太上之號北史

張普惠字洪賑魏孝文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轉諫議大夫司空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魏宣武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以聞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策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等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折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

二名雙舉雖虫小藝微或相誅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懼

崔光諫停虐刑北史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魏宣武帝時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宣武將誅元愉妻李氏群官無敢言者敕光為詔光遠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妻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日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剗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

崔光表諫北史

初崔光有德於靈太后魏孝明帝熙平元年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勛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之

陽固諫悅北史

陽固魏明帝時大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即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

辛雄奏解王匡 北史

辛雄字世賓仕魏歷尚書駕馬部三公郎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  
匡復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夫不敬詔怒死雄奏  
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  
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摩之時匡造棺  
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以容之於前陛下亦  
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

崔暹厲色極言

崔暹遷御史中尉齊高歡薨後高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  
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為魏恭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  
下為己任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  
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

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為  
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歛  
容而止

崔暹諫過飲 北史

崔暹齊文宣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帝謂左右曰  
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  
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  
相感愧

裴謁之切直 北史

裴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齊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  
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  
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



後乃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

李集以文宣此桀紂北史

李集齊文宣時為典御丞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  
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  
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  
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  
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

高浚諫文宣淫戲北史

齊文宣末年多酒弟永安王高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  
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  
滅吾甚以為憂欲棄驛至鄰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

帝又見御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  
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  
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彥懼以奏帝大怒曰  
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官浚尋遠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  
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救浚老勿泣送者數千人

元康諫忿怒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齊神武時授入丞相功曹內掌機密神武嘗怒  
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雷地曰王  
敬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所惠常如此元康大帝曰一度  
惡世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  
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

杜弼引禮匡諫北史

杜弼字輔玄齊神武時累遷大行臺郎中時相府法曹辛子炎  
謫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  
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着人瞋乃復牽絰引  
送此令出去弼行步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  
弼情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

孝瑜直言見思北史

齊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嘗入內見和士開與胡后對坐  
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  
又言趙郡王叡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  
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

柳慶竭誠匡諫北史

柳慶字更興周文帝時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  
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  
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杭  
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  
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  
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  
茂家錢帛以旌吾過

顏之儀直言北史

顏之儀字升幼博涉群書好為詞賦周武帝初建東  
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  
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  
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

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  
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  
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盧愷諫有虧仁政 北史

盧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  
解屬文仕周為小吏部大夫時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  
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義談向  
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樂運累諫 北史

周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樂運上疏帝不納自是  
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與視詣朝堂

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  
悟召運謂之曰朕作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敢有  
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  
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

元巖諫免樂運 北史

元巖字君山剛鯁有器局仕周為給事宇文護見而器之宣帝  
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視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  
臣莫有救者巖曰滅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  
免吾與之俱斃詣閣見帝言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  
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  
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柳肅諫太子勇 北史

柳肅字匡仁隋文帝開皇初為太子洗馬遷太子僕時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詖徭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勿納之太子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及太子廢肅亦除名後段達言於文帝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

長孫平諫除誹謗 北史

長孫平字處均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著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蘇威勸儉諫刑 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鈞因威陳節儉之美諭文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行本直言諫隋文帝 北史

劉行本璠兄子也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即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元巖切諫藩王 北史

元巖字君山有重望為人每循法度隋文帝時出相蜀王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間切諫王輒謝而止巖卒王爲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爲宦者左右無能諫止乃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陳茂諫止挑戰 北史

陳茂質直恭謹隋文帝引爲僚佐待遇甚厚嘗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韉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

李綱諫輔太子以正人 唐書

李綱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廢子唐令則奏琵琶

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文靜諫帝自尊 唐書

劉文靜爲大丞相府司馬唐公即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皆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也

李綱諫濫官 唐書

李綱字文紀唐高祖武德初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  
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  
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  
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  
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  
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  
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裴矩廷諍 唐書

裴矩字弘大唐高祖武德九年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  
欲痛懲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嫌帝怒詔殺之矩曰吏  
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  
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

若此天下有不治哉

伏伽諫救支黨 唐書

孫伏伽唐高祖武德年間爲治書侍御史時東都平之赦天下又  
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  
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克建德所部赦  
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  
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  
下執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  
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  
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  
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執賞罰之行無貴

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

張玄素極諫承乾唐書

張玄素唐太宗貞觀初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禪萬分博選賢僚朝夕倚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為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或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

公資聖人而握沐吐衿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口毛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侍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藝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頗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知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被豔嬖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為僚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搥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悅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有穢德烏丸執以聞帝慈仁不

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  
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今官中  
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亡臣敢進其說  
批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  
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  
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  
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熟過有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  
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  
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  
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  
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義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  
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官

廢玄素坐除名為民

唐儉諫太宗射獸 唐書

唐儉字茂系唐太宗貞觀初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群豕突出  
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鎗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  
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  
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  
為罷獵

于志寧諫太子用寺人 唐書

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于志寧諫曰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  
便佞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  
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顛為侍中陳德信為開府內  
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



高班陵轅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怪太子益不悅

魏徵直言唐書

李弘節唐太宗時為桂州都督以清慎聞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志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謂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

魏徵論按吏不當唐書

魏徵字玄成唐太宗時檢校侍中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官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

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諫百方大臣出官吏認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恭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魏徵規諫唐書

魏徵字玄成太宗貞觀七年為侍中從太宗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

也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帝嘉納之

劉洎諫太宗與臣下辨難 唐書

劉洎字思道唐太宗貞觀七年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徃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諫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群臣喘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進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豈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

世南論詩體 唐書

虞世南唐太宗貞觀八年進封縣公帝嘗作宮體詩使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

魏徵諫脩宮室 唐書

魏徵唐太宗貞觀中為侍中時太宗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余年一旦舉而棄之煬帝豈惡治安苦滅亡哉恃其富疆不虞後患也惟以子女玉帛宮室臺榭是飾外威內忌上下相蒙以致自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矣

王珪諫太宗納姬唐書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貞觀時遷黃門侍郎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為道賊其夫而納其妻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即命姬出還其家

王珪諫輕士唐書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貞觀時為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人不進教被讓珪與溫彥博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

使教女樂又責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背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謝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忽慙是不進諫也

馬周諫太宗知子道唐書

馬周字賓王唐太宗貞觀時為監察御史時上皇所居宮隘狹上跡曰臣讀前之見忠孝事未嘗不廢書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喪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願求事可為惟忠孝而已臣伏見大安宮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及在外太上雖清儉愛民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

見觀聽不足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馬周諫幸九成宮唐書

馬周字賓王唐太宗貞觀時拜監察御史時太宗幸九成宮上  
疏曰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  
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  
及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  
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

世南論災異唐書

虞世南唐太宗貞觀時遷太子右庶子臣辭改秘書監封永興  
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  
朕與世南高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  
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隻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

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況幣  
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  
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獻惠天下遠近洽  
穆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  
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為怪耳今蛇  
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  
錄繫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擬獄訟多  
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  
彗見公問宴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  
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陸  
下若德政不修雖麒麟數見終是無益且使朝無闕政百姓安

樂雖有災變何損於時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善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手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

穎達剗切匡正唐書

孔穎達字仲達唐太宗時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疋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詔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

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剗切愈至

柳範直言不隱唐書

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志寧諫太子修造唐書

于志寧太宗時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

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疆起為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礮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小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官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徃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

遂良諫立武后唐書

褚遂良字登善唐高宗時復拜尚書右僕射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

不可司空圖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合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亡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張文瓘止營繕唐書

張文瓘字稚圭唐高宗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二品

遂與李勣同為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  
官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府寢虛文瓘諫曰三者養  
民逸則富以廉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  
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于有仁三  
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  
段為減廐馬數千

處俊諫遜位武后唐書

郝處俊唐高宗時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  
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  
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元  
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  
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刀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  
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乎遂沮

嚴挺之諫止貴玩唐書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  
尉號材吏姚崇為華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崇宗好  
音律每聽忘勅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然百千燈因  
弛門禁又追賜元年脯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閏月  
未止挺之上疏諫為醜者囚人所利合醪為歡也使罷敕今暴  
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跋倚  
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質壞家產營百戲擾  
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及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  
焉

魏知古諫造金仙玉真觀唐書

魏知古睿宗時拜黃門侍郎兼脩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豈於力則功繁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噍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携幼別椽發瓦呼嗟道路車人事違天時起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

張說諫止胡戲唐書

張說字道濟唐睿宗時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玄宗時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之辨由余之賢放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治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自是遂絕

韓朝宗阻戲唐書

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韓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邠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况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



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

王求禮諫奢侈唐書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瑁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高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

彥範請誅昌宗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以門蔭調右羽衛選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母卹于初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累遷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槌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

以免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又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

彥範請赦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武后長安中為司刑少卿時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上疏言及自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

周矩諫武后用酷刑唐書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着令州縣論三覆奏京師五覆奏時有良吏無酷吏及武后乘高宗中宗懦庸盜據天權畏下異已欲

脅制群臣播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廩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奪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背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悻聞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喻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於以殘沈耳籠首柳楔兼暴拉脅籤小縣髮熏目腕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鼓撲撻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

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

裴炎諫后歸政被殺 唐書

武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裴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父兩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置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管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

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擘參鞠之  
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  
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  
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  
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  
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之贏

蘇安恒諫復唐祚 唐書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官  
政事一不與大臣畏懼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  
顧託受嗣于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蒙周公  
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  
天下執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

河內建昌諸王以親但封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  
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  
要州分而王之縱令出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  
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  
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末馭群雉鹿駭唐家親事  
戎旅以平寓縣指河左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  
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門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  
以即位今太子年德以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  
良以擬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  
人事遠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極不斷將受其亂成能  
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  
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

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至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桓彥範論韋后預政 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唐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或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惟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朝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

廣漢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屬脅臣謂興化致治以康義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戮之帝屬昏但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李義言憂民之道 唐書

李義字尚真唐中宗景龍初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睿宗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贖以贖生義上疏以為江南魚鱉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賦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祗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就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徑其澤多矣

辛替否諫營二觀 唐書

辛替否字協時唐中宗景龍中為左拾遺唐睿宗立罷斜封官

千餘人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  
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  
臣請以有唐沿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  
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  
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  
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  
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  
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  
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  
億度人免租庸數拾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  
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  
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

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為變享國  
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萬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  
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  
不解穀荒子龍麥爛子場秋九早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  
咨嗟未知所齊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  
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取輸  
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  
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  
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  
切齒群凶今貴為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  
明教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  
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為第宅

趙履溫勸為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

王方慶諫止孟春講武 唐書

王方慶中宗為太子時拜檢校左庶子武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辨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

令前以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

至忠泣諫 唐書

蕭至忠唐中宗時遷步部侍郎猶燕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詔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

賈曾諫止女樂 唐書

賈曾少有名唐睿宗景雲帝為吏部員外郎玄宗為太子遴選官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疆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蠱心喪志聖賢疾之景甚殿下渴賢之美

未彭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履誦周成嗣堯舜之烈也餘閑  
宴私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况闕之所司明  
示羣臣哉願陛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止太子  
手令嘉答

吳兢勸玄宗納諫唐書

吳兢唐睿宗時累遷起居郎唐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  
群臣畏伏競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  
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  
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君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  
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  
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本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  
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

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  
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顯生殺之權  
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罪且  
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  
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  
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頃少是鵲巢覆而  
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  
斲方為刳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  
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  
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  
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  
聖智拒諫寔患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

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君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畧則無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

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義乎夫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

孔章諫救李邕死唐書

李邕字泰和唐玄宗即位召為戶部侍郎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章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



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  
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疆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  
不苟免徃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  
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  
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  
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鐵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  
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遠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  
愚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  
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  
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  
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天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  
伏惟敷令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

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  
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  
恤之慈跡秦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章嶺南

好禮諫王出獵唐書

潘好禮第明經玄宗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史好  
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  
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邈  
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呼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  
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慙為還

吳競因災進諫唐書

吳競唐玄宗開元年間為太子左庶子二十四年六月大風詔  
群臣陳得失競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

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  
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恃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  
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  
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  
之亂府庫未亢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賦謁大行趨競  
彌廣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折屏群小  
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城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  
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宋璟諫黜宦官

宋璟唐玄宗開元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  
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頌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

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  
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  
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

呂向諫狎昵突厥

唐書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時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頤利  
發及蕃夷酋長入伏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鷓鴣不鳴未有瑞  
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  
武義未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  
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  
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雖冒清塵醢醢單于汗穹廬何以  
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使

韋諤請割愛安衆

唐書

韋諤唐玄宗時歷京兆府司錄參軍楊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  
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玄宗意猶豫諤曰臣聞以計勝色者  
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劉恩安社  
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為置頓  
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諤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  
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  
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  
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李朝隱言裴景仙當宥

唐書

李朝隱字光國玄宗時入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贖五千  
匹亡命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  
破誅夷畧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贖無死比  
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  
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賊惟枉法抵死今  
丐贖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  
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

倪若水諫捕珍禽

唐書

倪若水字子泉唐玄宗時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與  
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鷓鴣鵝  
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恠羽為園籞之  
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  
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使人過取罪  
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九齡執奏用人不當

唐書

張九齡字子壽仕玄宗爲宰相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

陳玄禮諫輕出

唐書

陳玄禮唐玄宗時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觀國夫人

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領歸城關帝不能奪

裴積諫以壽王爲詞

唐書

裴積光廷子也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積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咎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

常袞累進忠言

唐書

常袞唐玄宗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文采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代宗時魚朝恩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卽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涓橋與軍人格鬪

齊舍光門魚契走城外衣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  
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事以修  
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表以為漢文帝還千室馬不  
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  
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溢多不急而節度使  
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  
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  
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  
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

宋王諫止過教 唐書

宋王憲常從玄宗按舞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  
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諫曰從復道上窺人私恐不自

安且失大体豈以性命輕於餘飡乎帝遂止謂力士曰王於我  
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

蘇頌諫玄宗親征 唐書

蘇頌字廷碩仕唐為中書侍郎玄宗時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  
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  
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遂以禽獸畜之羈縻御  
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  
萬乘之重與犬羊蚊蚋語負勝哉今虜之入唯盜羊馬發窖虜  
衣未嘗殺畧遷入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  
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  
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  
良將募重而約嚴違禮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

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番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

賈至言去榮犯法當死 唐書

賈至歷中書舍人肅宗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帝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宗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掖袵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責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能而死彼孤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

亂之人有逆於上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王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瀆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

張鎬諫止浮屠 唐書

張鎬字從周唐肅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也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義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肅宗然之

裴諫詞訟歸有司唐書

德宗新即位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裴諫上疏曰諫鼓誘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

齊映諫避寇唐書

齊映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唐德宗貞元二年為中書侍郎時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駭咸言帝欲避伏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寤

德輿諫德宗貧利唐書

權德輿字載之唐德宗聞其賢召為大常博士貞元間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

者為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列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之食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為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數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

吳湊諫厚葬唐書

吳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德宗時累進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敬太子義章公主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土治墳農事廢吳湊候帝間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馱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鉅噤自安耳若及復啓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橋舌阿首固善有如窮民上訴臣云罪何以能免進兼兵部尚書

陸贄諫撤二庫唐書

唐德宗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陸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冠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壞怪織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程諫改月唐書

李程字表臣唐德宗時召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帝季秋出畝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諫曰玄宗著月令十月

始表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獮日遇八墀乃至時號八墀學士

公輔扣馬切諫唐書

姜公輔唐德宗時進士第遷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朱滔之助田悅也以密表書問道邀朱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姜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俄而朱泚亂帝自苑門出公輔扣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為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鑑公輔曰鑑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鑑



李泌諫以地賂蕃 唐書

朱泚之亂德宗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北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欲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

李泌陳盧杞姦邪 唐書

唐德宗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李泌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

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可

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至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

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李絳諫取財利 唐書

李絳字深之唐憲宗時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

軍取其貲李絳與裴洎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

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過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

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

稟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遽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

以對帝曰故事是即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

居易論宰相當以重望唐書

白居易憲宗時遷左拾遺時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白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鐔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鐔爭稟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簿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官璿請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因繫關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父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裴潏諫餌丹藥唐書

裴潏唐憲宗時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潏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帝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再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釀刻祲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言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謂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權嗜偽竊情得不耻適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齋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君

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

李絳諫止良家子 唐書

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譟然李絳將入言于帝李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問里以賞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

裴漫諫帝 真刑 唐書

裴度字中立唐憲宗時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君閱應狗所過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以詔獄當大不恭宰相元衡婉辭諍憲宗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青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裴度諫安賞財 唐書

裴度字中立唐憲宗時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王鐔死家奴告鐔子纒勿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券其皆裴度諫曰自鐔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師聞之有以家為計者憲宗悟殺二奴還使者

裴度論中人暴橫 唐書

裴度唐憲宗時復知政事時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

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千百人列番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遺券捕盧坦家客責償又乃悟盧群券坦子上訢朝汶調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悅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裴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憲宗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着見宰相命殺之而原赦者豈是京師澄肅

李絳奏啓言路唐書

白居易字樂天王承宗叛憲宗詔突承瓘率師出討居易諫不納會承宗請罪遂罷兵後對殿中論執彊繩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巨憚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裴潏諫用宦官唐書

裴潏馬學善隸書以蔭仕唐憲宗時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粹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潏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識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

張臯諫惑方士唐書

裴潏唐穆宗立柳泌等誅召遷刑部郎中穆宗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顧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

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歲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藪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臯不獲

李渤諫敬宗晏朝唐書

李渤字濬之唐穆宗時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頃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孽必生小為旱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逝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

德裕諫惑方術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穆宗時出為浙西觀察使敬宗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數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槿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